

# 鹤壁烧瓷业的兴衰

□张国庆

鹤壁烧瓷业自唐至元绵延500余年,其烧瓷窑场遗址分布在鹤壁集羑河两岸,面积达84万平方米。明嘉靖《彰德府志·卷一·地理志》记载,“瓷窑场,在鹤壁社。”1963年、1976年、1978年,河南省文物文化局工作队、河南省博物馆、鹤壁市博物馆先后三次对古瓷窑址进行发掘,出土标本之多,瓷窑品种之丰富、装饰之美优在我国北方地区罕见,确认鹤壁烧瓷业唐代初创,宋金兴盛,元代衰落。其间因社会变迁,鹤壁瓷器烧造呈现不同特点。

## 唐、五代:创始发展

唐代烧瓷业初创,窑场主要集中在鹤壁集柏灵桥东、北两侧,产品种类单一,主要生产碗、瓶、注子、盂、钵、罐等平民用品。产品粗糙厚实,装饰简单,仅有花瓣纹、弦纹、戳点纹及菱形纹等。如现藏于鹤壁市博物馆的唐代白釉碗1、2、3号标本,胎壁厚近1厘米,内壁四周及底部绘有简单的花瓣纹、戳点纹,外壁无装饰,且胎色深浅不匀,间杂黑色小颗粒。黄釉碗I型标本呈灰褐色,有小气孔和夹层。白釉钵I型标本釉面污暗,底座为素胎。黄釉注子标本黄釉泛褐,仅装饰11圈戳点纹,4道凹弦纹。

五代时进入发展期,烧造工艺趋于成熟。烧造的瓷器胎质较细,胎壁渐薄,制作工整,器形端庄,产品趋于精致。如出土的白釉唇口碗、白釉瓜棱腹注子,二者均器形优雅,釉质细腻,釉面光润亮泽。元代烧瓷业初创,发展得益于时代环境。唐代国力强盛,经济繁荣,人丁兴旺,社会稳定,瓷器由上层社会进入寻常人家,社会需求旺盛。同时经过历史的积淀,唐代传统瓷器烧造技术日益成熟。可能因处于初创期,鹤壁窑相关技术经验储备相对不足,产品多为简单、耐用的平民日常用品。五代时,因社会动荡,鹤壁窑处于缓慢发展期,故窑场规模、瓷器种类、装饰题材等均未有突破。

## 北宋、金代:繁荣鼎盛

北宋烧瓷业进入繁盛期,窑场规模扩展到羑河两岸,并以鹤壁为中心形成了寨前、耿寺、寺湾、崔村沟等窑场,并延伸到大胡地区和淇河流域。这一时期鹤壁窑普遍采用匣钵

烧制术和刻花、划花和凸线纹等新兴装饰法,以当时最为时髦的莲花、折枝花等花卉类图案和吉祥语装饰器身。生产的瓷器胎质细腻精致,釉面纯净均匀,造型优美典雅,远超前代。同时为适应市场需求,新增了枕、碟、盏托、注碗、执壶、灯、盒等品类。如北宋晚期的儿童戏莲枕,通体施白釉,枕面中内凹,四周立面均绘有赭色带状卷草纹。枕面线条粗细相间,呈八棱形边框。边框内两小手执荷叶嬉戏,左侧小溪潺潺,溪间三朵莲花盛开,水草随波摇曳。右侧细风拂柳,柳枝轻轻摇曳于儿童头顶,整体布局合理和谐。仿建窑的黑釉盏,通身黝黑光亮,并以棕黄色兔毫状流纹巧妙装饰,颇显古朴典雅。

金代烧瓷业持续繁盛,窑场遍及羑河两岸,产品由生活领域扩展到家居和娱乐领域,出现了枕、花瓶、笔筒等居家装饰性瓷器和哨、埙、人物等娱乐性瓷器。瓷器釉色以白釉为主,兼有黑釉、酱釉和黄釉,新增青釉、均釉、绿釉和茶叶末釉,注重窑变装饰。其间开始仿制定窑、汝窑和钧窑烧造瓷器,形成了刻、划、剔、印、绘、凸线纹、贴塑、镂空等系列装饰法,以白釉印花、白釉剔花、白地绘划花最为盛行。白地黑花装饰法最具鹤壁特色,是鹤壁窑瓷艺的独创。同时山石、花草、水浪、动物、禽鸟纷纷登上瓷器,瓷器装饰更为精美。如金代白釉卧虎枕长34.2厘米、宽17.8厘米、高10厘米,全身浅红,虎斑蓝褐,蜷伏于地,前爪冲前,怒目龇牙,虎尾盘收。虎背为椭圆形枕面,中部下凹,白釉衬底,绘一古钱纹,边沿四角装饰以卷草花卉,外缘绘曲线纹,观之生动逼真。

宋、金烧瓷业的繁荣鼎盛得益于自身积极进取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。北宋稳定的社会治理使得鹤壁烧瓷业得以潜心发展。当时各窑场具有商业竞争与商标意识。他们在瓷器上烧制自己的姓氏作为产品标志。同时各窑场积极学习定窑、汝窑、钧窑和建窑生产技术并仿照生产,不断壮大自身。各窑场还积极探索并掌握了以煤当燃料的炉温控制、匣钵烧制技术和系列装饰法,故瓷器质量、花色品种大为提升。金代的持续繁荣得益于金大定四年(1164年)宋、金达成议和,此后社会相对稳定达30余年,加上鹤壁窑属于民窑,生产自主性强,可据市场需求灵活安排生产。

## 元代:渐趋衰落

元代趋于衰落期。窑场规模萎缩,瓷器种类、样式和装饰锐减。主要表现为制作粗糙,产品粗笨,釉色欠佳、少光泽。装饰技法减少,缺乏艺术美。同时执壶、盏托、灯等传统瓷器以及仿定窑的白釉瓷器和仿建窑的黑釉瓷器相继停产,陈设性、娱乐性瓷器产量锐减。

特殊的时代环境导致了鹤壁烧瓷业的没落。一是元朝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,手工业者沦为工匠并遭受严重剥削,鹤壁烧瓷业发展遭遇阻碍。二是南北交通已基本贯通,南方官窑廉价精美瓷器大量运销北方,鹤壁烧瓷业发展空间受到挤压。鉴于此,鹤壁窑只能烧制无需长途运输及特殊艺术要求的罐、坛、盆等用品。从此,鹤壁烧瓷人才流失,窑场衰败。

(作者单位:鹤山区地方史志办公室)



志说鹤壁  
主办:鹤壁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鹤壁日报社

# 歌咏太平无别祝 万年一统九如图

□赵国荣

古代有个成语“天保九如”,可以说它是全方位的祝颂之辞,也是内涵厚重的吉祥称谓,全国不少城市用“九如”命名里巷和小区,历代画家以“九如”为题材创作出精美的艺术品,比如董其昌的青绿山水画,虞景星的山水手卷,沈铨的松鹿山泉图,石海的九石图,高奇峰、齐白石的九鱼图等。他们就是借“九如”之景和“鱼”、“如”之谐音而命名和题写“九如图”作为画的款识。

借齐白石的“虾头似龙可为龙”的吉言称虾为“如龙”,九只乃“九如”也,所以我作此《九如图》。大家为什么爱用“九如”做款识呢?因为它有很深很多很全的吉祥之意。

所谓“九如”,即如山、如阜、如冈、如陵、如川之方至、如月之恒、如日之升、如南山之寿、如松柏之茂。语出《诗经·小雅·鹿鸣之什·天保》。

原文是这样的:“天保定尔,亦孔之固。俾(bǐ)尔单厚,何福不除。俾尔多益,以莫不庶。天保定尔,俾尔戬穀(jiǎn gǔ)。罄(qìng)无不宜,受天百禄。降尔遐福,维日不足。天保定尔,以莫不兴。如山如阜,如冈如陵。如川之方至,以莫不增。吉蠲(juān)为饗(xǐ),是用孝享。禋(yuàn)祠烝尝,于公先王。君曰卜尔,万寿无疆。神永继承。”



亲子苑

## 牵手

□李 民

街头没有方向,他的小手越来越有了力气,渐渐牵紧了我的手。

现在他13岁,镜子里比个子已经和我一样高了。夏夜步行去河边广场看文艺节目,广场偏僻,我们两个走过两个街区,还是看不到出租车的影子。人群早已散尽,路灯将我们的影子越拉越长,原本走在前面的他回了几回头之后,忽然返回走在我的外侧,牵了我的手快走几步,从暗暗的人行道走到空旷明亮的机动车道。刚想张口让他注意安全,却发现刚刚所走的人行道上一个男人歪歪斜斜走过去了,有重重的酒气。疲累的我被温暖了,这个瘦瘦的孩子,胳膊瘦得像根细棍儿一样的男孩,开始保护他的妈妈了。

我总在暗夜里松松握着她的手,不敢紧,她已很难入寐。

她生命里最后一趟救护车上,我跪在她的担架边,我们之间比咫尺更近。一声

一声呼唤母亲,痴想能唤她睁开紧闭的眼,紧紧牵着她那么寒凉的手,我想让那手重新热起来。两颗眼泪从她紧闭的眼角滑落下来,我慌忙松开手为她擦泪。这一撒开,她远去了,再不会牵我的手了。

我迟迟领悟了,尘世间父女母子一场,是劫难也是缘分。我说这一场牵了手的手,春秋寒暑,哀乐悲欢,坦途走,走坎坷。默默地,松开。

我慢慢意识到,我的温暖,和另一双手有关。

在我15岁那年,母亲牵了我和表姐的手去买新衣,两个一袭红衣的女孩儿自然是无限欢喜。到了新年才发现,母亲拿出穿了数年的皮鞋擦了,平日的衣衫洗了熨了,牵了儿女的手串亲戚拜邻居,满脸

和气亲热的笑容。我眼看着她把花生仁儿挑了大的留着待客,小的进了儿女的碗

里;芹菜切段,两端竖切九刀,开水烫了,

宛如两头盛开了的名贵的绿丝菊;她夹了一块鸡肉到我碗里说:“好好上学,咱不和同学比吃比穿,要比成绩。”

怎么知道数年之后,就陪在她的病榻之前了,晴朗和暖的天气,牵了她的手相依着走几步,她叹气:“这病名儿不好听,我女儿,被吓坏了。”她的疼痛远比她的笑容强硬。病痛中,那么美丽的眼睛很快凹陷下去,那么洁白细密贝壳一样的牙齿很快地凸显出来,她喘着长气,艰难地咽下苦涩的药,她始终用笑容抚慰着我无助的恐惧。握了她的手,半扶着去趟卫生间,是近乎挣扎般的挪行,喜欢洁净的她不肯污秽了床铺。

我总在暗夜里松松握着她的手,不敢紧,她已很难入寐。

她生命里最后一趟救护车上,我跪在她的担架边,我们之间比咫尺更近。一声

一声呼唤母亲,痴想能唤她睁开紧闭的眼,紧紧牵着她那么寒凉的手,我想让那手重新热起来。两颗眼泪从她紧闭的眼角滑落下来,我慌忙松开手为她擦泪。这一撒开,她远去了,再不会牵我的手了。

我迟迟领悟了,尘世间父女母子一场,是劫难也是缘分。我说这一场牵了手的手,春秋寒暑,哀乐悲欢,坦途走,走坎坷。默默地,松开。

我慢慢意识到,我的温暖,和另一双手有关。

在我15岁那年,母亲牵了我和表姐的手去买新衣,两个一袭红衣的女孩儿自然是无限欢喜。到了新年才发现,母亲拿出穿了数年的皮鞋擦了,平日的衣衫洗了

熨了,牵了儿女的手串亲戚拜邻居,满脸

和气亲热的笑容。我眼看着她把花生仁儿挑了大的留着待客,小的进了儿女的碗

里;芹菜切段,两端竖切九刀,开水烫了,

宛如两头盛开了的名贵的绿丝菊;她夹了一块鸡肉到我碗里说:“好好上学,咱不和同学比吃比穿,要比成绩。”

怎么知道数年之后,就陪在她的病榻之前了,晴朗和暖的天气,牵了她的手相依着走几步,她叹气:“这病名儿不好听,我女儿,被吓坏了。”她的疼痛远比她的笑容强硬。病痛中,那么美丽的眼睛很快凹陷下去,那么洁白细密贝壳一样的牙齿很快地凸显出来,她喘着长气,艰难地咽下苦涩的药,她始终用笑容抚慰着我无助的恐惧。握了她的手,半扶着去趟卫生间,是近乎挣扎般的挪行,喜欢洁净的她不肯污秽了床铺。

我总在暗夜里松松握着她的手,不敢紧,她已很难入寐。

她生命里最后一趟救护车上,我跪在她的担架边,我们之间比咫尺更近。一声

一声呼唤母亲,痴想能唤她睁开紧闭的眼,紧紧牵着她那么寒凉的手,我想让那手重新热起来。两颗眼泪从她紧闭的眼角滑落下来,我慌忙松开手为她擦泪。这一撒开,她远去了,再不会牵我的手了。

我迟迟领悟了,尘世间父女母子一场,是劫难也是缘分。我说这一场牵了手的手,春秋寒暑,哀乐悲欢,走坦途,走坎坷。默默地,松开。

我慢慢意识到,我的温暖,和另一双手有关。

在我15岁那年,母亲牵了我和表姐的手去买新衣,两个一袭红衣的女孩儿自然是无限欢喜。到了新年才发现,母亲拿出穿了数年的皮鞋擦了,平日的衣衫洗了

熨了,牵了儿女的手串亲戚拜邻居,满脸

和气亲热的笑容。我眼看着她把花生仁儿挑了大的留着待客,小的进了儿女的碗

里;芹菜切段,两端竖切九刀,开水烫了,

宛如两头盛开了的名贵的绿丝菊;她夹了一块鸡肉到我碗里说:“好好上学,咱不和同学比吃比穿,要比成绩。”

怎么知道数年之后,就陪在她的病榻之前了,晴朗和暖的天气,牵了她的手相依着走几步,她叹气:“这病名儿不好听,我女儿,被吓坏了。”她的疼痛远比她的笑容强硬。病痛中,那么美丽的眼睛很快凹陷下去,那么洁白细密贝壳一样的牙齿很快地凸显出来,她喘着长气,艰难地咽下苦涩的药,她始终用笑容抚慰着我无助的恐惧。握了她的手,半扶着去趟卫生间,是近乎挣扎般的挪行,喜欢洁净的她不肯污秽了床铺。

我总在暗夜里松松握着她的手,不敢紧,她已很难入寐。

她生命里最后一趟救护车上,我跪在她的担架边,我们之间比咫尺更近。一声

一声呼唤母亲,痴想能唤她睁开紧闭的眼,紧紧牵着她那么寒凉的手,我想让那手重新热起来。两颗眼泪从她紧闭的眼角滑落下来,我慌忙松开手为她擦泪。这一撒开,她远去了,再不会牵我的手了。

我迟迟领悟了,尘世间父女母子一场,是劫难也是缘分。我说这一场牵了手的手,春秋寒暑,哀乐悲欢,走坦途,走坎坷。默默地,松开。

我慢慢意识到,我的温暖,和另一双手有关。

在我15岁那年,母亲牵了我和表姐的手去买新衣,两个一袭红衣的女孩儿自然是无限欢喜。到了新年才发现,母亲拿出穿了数年的皮鞋擦了,平日的衣衫洗了

熨了,牵了儿女的手串亲戚拜邻居,满脸

和气亲热的笑容。我眼看着她把花生仁儿挑了大的留着待客,小的进了儿女的碗

里;芹菜切段,两端竖切九刀,开水烫了,

宛如两头盛开了的名贵的绿丝菊;她夹了一块鸡肉到我碗里说:“好好上学,咱不和同学比吃比穿,要比成绩。”

怎么知道数年之后,就陪在她的病榻之前了,晴朗和暖的天气,牵了她的手相依着走几步,她叹气:“这病名儿不好听,我女儿,被吓坏了。”她的疼痛远比她的笑容强硬。病痛中,那么美丽的眼睛很快凹陷下去,那么洁白细密贝壳一样的牙齿很快地凸显出来,她喘着长气,艰难地咽下苦涩的药,她始终用笑容抚慰着我无助的恐惧。握了她的手,半扶着去趟卫生间,是近乎挣扎般的挪行,喜欢洁净的她不肯污秽了床铺。

我总在暗夜里松松握着她的手,不敢紧,她已很难入寐。

她生命里最后一趟救护车上,我跪在她的担架边,我们之间比咫尺更近。一声

一声呼唤母亲,痴想能唤她睁开紧闭的眼,紧紧牵着她那么寒凉的手,我想让那手重新热起来。两颗眼泪从她紧闭的眼角滑落下来,我慌忙松开手为她擦泪。这一撒开,她远去了,再不会牵我的手了。

我迟迟领悟了,尘世间父女母子一场,是劫难也是缘分。我说这一场牵了手的手,春秋寒暑,哀乐悲欢,走坦途,走坎坷。默默地,松开。

我慢慢意识到,我的温暖,和另一双手有关。

在我15岁那年,母亲牵了我和表姐的手去买新衣,两个一袭红衣的女孩儿自然是无限欢喜。到了新年才发现,母亲拿出穿了数年的皮鞋擦了,平日的衣衫洗了

熨了,牵了儿女的手串亲戚拜邻居,满脸

和气亲热的笑容。我眼看着她把花生仁儿挑了大的留着待客,小的进了儿女的碗

里;芹菜切段,两端竖切九刀,开水烫了,

宛如两头盛开了的名贵的绿丝菊;她夹了一块鸡肉到我碗里说:“好好上学,咱不和同学比吃比穿,要比成绩。”

怎么知道数年之后,就陪在她的病榻之前了,晴朗和暖的天气,牵了她的手相依着走几步,她叹气:“这病名儿不好听,我女儿,被吓坏了。”她的疼痛远比她的笑容强硬。病痛中,那么美丽的眼睛很快凹陷下去,那么洁白细密贝壳一样的牙齿很快地凸显出来,她喘着长气,艰难地咽下苦涩的药,她始终用笑容抚慰着我无助的恐惧。握了她的手,半扶着去趟卫生间,是近乎挣扎般的挪行,喜欢洁净的她不肯污秽了床铺。

我总在暗夜里松松握着她的手,不敢紧,她已很难入寐。

她生命里最后一趟救护车上,我跪在她的担架边,我们之间比咫尺更近。一声

一声呼唤母亲,痴想能唤她睁开紧闭的眼,紧紧牵着她那么寒凉的手,我想让那手重新热起来。两颗眼泪从她紧闭的眼角滑落下来,我慌忙松开手为她擦泪。这一撒开,她远去了,再不会牵我的手了。

我迟迟领悟了,尘世间父女母子一场,是劫难也是缘分。我说这一场牵了手的手,春秋寒暑,哀乐悲欢,走坦